



# 如何思考《正義》？

蘇惠昭 ◎ 文字工作者



**正義：一場思辨之旅**  
邁可·桑德爾著；樂為良譯/雅言文化  
10003/303頁/21公分/320元/平裝  
ISBN 9789868271265/198

以「正義」之名，馬英九總統親上火線，宣示政府推動「奢侈稅」的決心。總統表示，這是一項攸關人民「居住正義」的法案，過去兩年因短期投機者不斷炒作房價，造成「短期投資者獲利，自住購屋者嘆息」現象，不符合公平正義，政府決定課徵奢侈稅，就是要遏阻這種歪風。但有經濟學家認為，反對炒房投機客低買高賣，是不是也要反對股民在股市低買高賣？兩者一樣是「投機」。

針對最高法院法官將三歲女童遭性侵發回更審一案，「正義聯盟」號召「白玫瑰運動」，聲討「恐龍法官」。

「彈劾一群自封的正義之士」則是一篇流傳在網路上的文章，作者質問的是，到底有多少人搞清楚最高法院是怎麼樣判的？搞不清楚，卻一個比一個喊的大聲，一個比一個正義凜然。

如果把「正義」定義為「做對的事」，何以一方的正義在另一方看來並不正義，或假正義？反之亦然，一方的不正義又是另一方的

正義？「正義」是看山是山又不是山，如霧中之花嗎？人對「正義」的觀念源自價值觀，價值觀又從何而來？如何決定是非對錯？又如何守護所堅持的價值？

從政府、社會到媒體，臺灣既「理盲」又「濫情」，這是國立政治大學講座教授錢致榕在「大學的社會參與—防災救災計畫」演講時沉痛的批評。因為一片理盲濫情，政論節目恆常以意識型態壓過理性思辨，公共論述失去生存空間。表面上「正義之聲」、「正義行動」沸騰，獨獨缺少「思考正義」作為「正義」的後盾。

《正義：一場思辨之旅》在臺灣出版以來一直高居排行榜，或者可以解釋為社會的某種集體反省，缺腦補腦，某種脫離「理盲濫情」的自我期許。蘇格拉底說沒有反省、檢視過的人生，是不值得活的，我們當然也可以仿照著說，沒有思考過的正義，乃是不堪一擊的正義？！

想像自己是哈佛的學生，想像你選了一門「正義」的通識課，老師是大名鼎鼎的哲學教授邁可·桑德爾，他在千人教室講臺緩緩的走動，優雅、從容，風度翩翩。他拋出了一個又一個犀利的問題和學生來回討論。他問：如果你是電車駕駛，在時速100公里的行駛中煞車失控，前面軌道上有五名工人，但同時你又瞥見，軌道右方有個岔岔，岔岔軌道上也有人

施工，但只有一個工人。這時，你會把電車往右轉嗎？多數學生答會，因為「捨一保五」。

修正一下問題。如果你不是駕駛，而是站在天橋上的旁觀者，看見電車行將失控撞死五名工人，剛好你旁邊有個胖子，一把推下他，就可以擋住電車，拯救五名工人。推不推？這一次多數學生答不會。

我們也許可以自行繼續修正問題：如果那一人是二十歲，一流學府高材生，五人則是中高齡臨時工人，這是確定知道的事，那麼會有多少人投「捨一保五」一票？也許沒有。

轉或不轉，推或不推，各人有各人的理由。「電車問題」這個虛擬故事，測試了人在極端的狀況下會如何思考，如何行動。如果第一個問題中的「捨一保五」為對，第二個問題的「捨一保五」何以不對？同樣一個原則，人可以有不同的是非判斷嗎？這是嚴肅的道德思辨，而非風動旗動心動之類的禪問，「別以為道德思辨只是為了說服別人，道德思辨也可以讓我們做個自我整理，釐清自己到底有那些信念，為什麼有這些信念」桑德爾說。

自我整理，釐清自己有那些信念，追問信念從何而來？「我」是否擁有自由意志？當人開始這樣思考，就等於主動進入一場「我是誰？」的哲學溯源之旅。我是誰？人應該如何看待自己？桑德爾或許會這樣回答：我是我自己加上我的環境，再加上我的信念。

「電車問題」出現在《正義：一場思辨之旅》第一章。哈佛大學將桑德爾整學期課程拍攝剪輯成12個鐘頭影片，在美國波士頓公共電視臺播出，再透過YouTube傳播到亞洲，《正義》一書即脫胎於此。桑德爾講授邊沁、亞里士多德、康德、彌爾、羅爾斯等古今大師

有關正義的哲學寫作，也引領學生，一起從哲學面切入，討論當今美國法律或政治上的論戰。

不同於中國思想中的「義」，正義是西方道德哲學中一個複雜難解的中心觀念。桑德爾厲害之處，在他上課的魅力，除了「能近取譬」，就是把艱澀的政治哲學，特別是康德，講到讓非本科系的大學生有聽有懂，腦袋不斷的「噹！噹！噹！」。至於桑德爾自己的正義主張呢？他最後歸納出三條通往正義之路：第一、正義是建立在「最多數人最大幸福」，這是邊沁和彌爾所主張的，所以正義和權利是算計問題，不是原則問題。第二、正義建立在自由之上，正當先於良善，萬萬不可用美德觀去界定權利，「目標的道德價值、人生的宗旨意義、社群生活的性質品格」，皆無涉正義。這是康德和羅爾斯的正義觀。第三、亞里士多德培養美德和思辨的正義論，「人生目標與財物分配都只問適不適性」。無論亞里士多德、康德、羅爾斯，他們的論辯核心之一無非是「人類自由的真諦」，自我擇善的空間是有或無？人是獨立自由的個體嗎？正義的爭辯，也無可避免的一定會與道德綁在一起，這一點相信演化學家、腦神經學學家、宗教學家也有許多話要說。

桑德爾個人偏愛第三種，「只靠功利最大化或保障選擇自由，並不足以邁向正義社會。要邁向正義社會，大家必須一起理性思辨良善人生之真諦，一起思辨難免產生歧見，所以也必須打造出一種善待歧見的公共文化」，根據他的主張，美國的貧富差距問題可以從一直以來的「財富重新分配」層次拉出來，由「貧富差距太大」會「破壞民主社會維繫公民



意識所需要的團結」、「腐蝕公民品德」及「導致公共領域空洞化」切入，桑德爾認為這樣的切入會更具政治吸引力。

在各門各派正義哲學的導航下，桑德爾還討論了哄抬／反哄抬物價問題、「紫心勳章」問題（在戰爭中心靈而非身體受創的人可否受頒紫心勳章？）、徵兵制與募兵制、代理孕母、飛人喬丹的收入、比爾蓋茲的財富、柯林頓偷腥、特定族群的大學門檻、同性婚姻合法化、墮胎和幹細胞研究、人命價格、國家之為歷史錯誤道歉、政治中的宗教角色……。

閱讀如果像旅行，《正義：一場思辨之旅》就是一場關於「思考正義」的旅行，道德與政治的省思之旅，不打瞌睡跟著邁可·桑德爾教授走完全程，獎賞是終會明白蘇格拉底為何要不停的問，徹底的問，問問問，把人問到吐血，逼到絕境。只有被問到啞口無言，人的自我矛盾、多重標準，思考的漏洞、邏輯的跳躍種種，才會無所遁形。

於是我們會發現，就在當下，從每日流過的新聞裡，便有太多大大小小的政府政策、

公共議題，或可當作「正義思考」的練習題，或必須透過正義思考去一一釐清，譬如：要不要廢除死刑？打房有理嗎？公教人員齊頭式調薪是否加重貧富差距？明星學校該不該存在？警察開罰單可以領取獎金嗎？大學生有權提起訴願和行政訴訟嗎？政治人物沒有不公開性向的自由嗎？

民主社會，必然也是道德分歧的。桑德爾是這樣說的：「幾十年來，我們已經假定，尊重別人的道德宗教就是不理它，讓它不受干擾，就是盡可能在公領域不去碰觸。但是，這種逃避可能造成一種假尊重。道德分歧只是被壓抑，不是真避免，公民論述變得了無新意，只是在一個接著一個新聞熱潮中隨波逐流，不是羶色腥、八卦，就是瑣碎小事。」《正義》一書對道德分歧兼欠缺公共討論的臺灣社會最大的意義恐怕在此，它將改變我們對諸多問題的思維與討論方式，增強判斷力，最樂觀的結果是，帶來一個「為道德分歧引進更用心用力的公共討論」的明天。